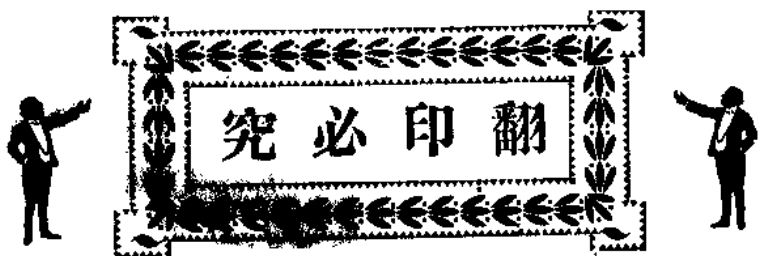


廣長舌





光緒二十九年八月二日出版

原著人

日本幸德秋水

譯述者

中國國民叢書社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老開橋北首文昌閣隔壁

商務印書館總發行所

上海鎮龍街中市

廣長舌目次

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

革命之問題

社會主義之實質

社會主義之理想

社會主義之急要

社會主義之適用

帝國主義之衰運

暗殺論

無政府黨之製造

國民之大危險

華爾波政策

於外交上非立憲國

財政之大革新

好戰之國民乎

兵士之厚遇

非爭戰文學

廣長舌

目次

非政治論

無理想國民

國民之麻痺

目的與手段

義務之念

老人之手

汗辱文明者

伊藤侯之盛德

平凡之巨人

讀修身要領

祭自由黨

歲末之痛苦

新年之歡喜

高等教育之拒絕

戀愛文學

自殺論

廣長舌目次終

廣長舌

日本幸德秋武譯

中國國民叢書社譯

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

放一隻眼以觀世界之大局。握一管筆以讀世界之歷史。沈然冥索。恍然大悟。其進步。與人類之進步。其速率固相等哉。嘗聞諸歷史家矣。人類文明之程度。恒視其世代以爲等差。故或閱一世紀而產出一文明現象。或閱半世紀而又產出一文明現象。甲時所視爲文明者。乙時或野蠻之矣。乙時所視爲文明者。丙時或又野蠻之矣。相乘相除。相遞相嬗。無有止境。蓋公理也。然則吾人者。其亦自思於十九世紀之天地。尙遺如何大伴。未完結者乎。更挾持如何物事。以入二十世紀之天地。而爭自存圖自立於競爭之世界乎。

歷史者。人類進步之紀錄也。閱世而生人。閱人而成世。此人類之處此世代也。於其智慧德性之開發。精神地位之上進。物質生活之改善。必不能少時休。又決無有退步之

理。若諸行無常。盛者必衰之說。以一人論則洵然。以一個之國家。一種之民族論。亦洵然。雖然。彼等即腐敗墮落也。彼等即衰疲滅亡也。於世界之全體。固無損也。非惟無損。吾謂是種之劣國家劣民族。苟一例漸滅。絕跡於地球上。則人類全體之精神。生活。宗教。政治等之改良進步。當倍加其速率矣。譬之水焉。其蒸發也。勿謂水量之減。彼減去之水量。其氣更化爲雨露。以助五穀之發育。劣國家劣民族對於人類全體之影響。非如是乎。

古來所稱爲文明者。決非專爲一帝王。一國家。一民族之福利已也。其益益進步。必將爲人類全體之福利。觀於彼等文明者。每不辭益益擴充。以期傳播其文明於全球。可以見矣。埃及也。亞西利亞也。巴比倫也。耶利西亞也。皆文明者也。姑置勿論。請言希臘之文明。希臘者。歐洲文明之鼻祖也。然當彼利烈之全盛時代。其文明僅及於國。則私也。後雖漸傳播於葛爾歐洲。猶私也。未幾而風潮泛發。愈播愈廣。羅馬遂持續其文明而補修之。擴張之。以光被歐洲全土。歐洲又持續羅馬之文明。而補修之。擴張之。自十八世紀以至十九世紀。文明之風潮。直傳播於南北亞美利加。東部亞細亞。阿布利加。

其擴張進步之方法。既年勝一年。日勝一日。其進步增加之速度。則如物自空中落下。愈近地則地之吸力愈加。而物之落也亦愈速。由一種族之文明。進而爲數種族之文明。又由數種族之文明。漸進而爲人類全體之文明。故十九世紀文明進步之速率。實爲振古所未有。由是以推。則二十世紀文明之進步。其速率更何如耶。然則即謂二十世紀也。爲劣國家劣民族絕跡於渾圓球上之世紀。亦奚不可。

人之生也。自少而壯而老。其食物、衣服、性質、狀態、諸等功用。漸次有異。世界之文明也。自一種族而及數種族。而及人類全體。其主義思想。亦不得不異。何也。適於百千人之文明。未可適於億萬人。適於數國民之文明。未可適於世界全體。故希臘羅馬之文明。猶容蓄奴之制。歐洲之文明。則不能容也。十八世紀末年之文明。猶容貴族專制之主義。十九世紀之文明。則不能容也。至今日而文明民族之腦中。又產出一帝國主義。以代個人自由主義。爲十九世紀後半文明之精神。觀於此而益嘆國民之文明。與世界之文明。其進步殆不可以道里計也。

十九世紀之文明。以個人自由主義。打破貴族專制主義。脫卸人類奴隸之羈絆。偉矣。

故。是文明進步之第一關頭也。雖然。人類文明之切要問題。不在個人之福利。而在社會全體之福利。吾人進步之重大目的。不止於獲得自由。而更期進於平等之域。歐洲之民族。由個人自由主義。一轉而為國民統一主義。由國民統一主義。再轉而為帝國膨脹主義。自茲以往。其將三轉而為世界統一主義乎。吾觀今日各種文明民族之騰中。其於世界統一主義。蓋已微泛其潮流。漸蒔其種子矣。此固不可不知者也。

雖然。十九世紀之文明。雖能打破政權之不平等。而未能打破經濟之不平等。遂激成一種自由競爭之制。下層勞動者。前不堪政權之弊。曾結合以脫政治之桎梏。今則不堪經濟之弊。遂漸生結合以脫資本桎梏之思想。此思想一發動。而世界之運動。又增一進步。吾請言其結果。曰。資本合同主義。

帝國主義之飛揚於十九世紀後半期也。雖為文明進步之公理。然其勢亦有不得不然者。何也。蓋彼等民族。久已不堪個人自由競爭之弊。遂變而出此主義。團結其國民之力。伸其競爭之手段。以與他種民族爭。然爭之既久。優勝劣敗。於是凡能翹然立於世界上之國家民族。其勢力皆足以相敵。則又不得不變而出於世界統一主義矣。

蓋從文明版圖擴張之後觀之。吾知各種民族之運輸交通。必益發達。由是世界上之生活、利害、物價、智識、道德。漸同赴平準自然之勢。彼歐洲之政治家。不得獨壽其武力。歐美之資本家。不得獨炫其經濟。化其凌虐之思想爲博愛。變其競爭之手段爲共和。政治家則由自由主義。轉爲國民主義。由國民主義。轉爲帝國主義。又由帝國主義。轉爲世界平和主義。經濟者及社會者。則由自由競爭主義。轉爲資本合同主義。由資本合同主義。轉爲世界社會主義。夫如是而人類進步之歷史。始大成也。偉矣哉。汝十九世紀之政治家。授吾人以自由之福利。更產出帝國主義。以矯自由競爭之弊也。雖然。帝國主義者。特吾人世界社會主義之導火線耳。吾人於二十世紀之前半。必將更組織世界社會主義。并掃去其一切弊毒。此固世界上之人類。所同有之感情。同有之進步也。

革命之問題

積陰冥冥。風號雪飛。其極也。則一陽來復。連霖鬱鬱。雲壓霧塞。其極也。則青天赫日。此天地之革命也。當此時也。凡亭毒於天地之物類。必有一大進步。社會之革命。亦猶如

此乎。

聞革命之語者。勿誤解爲是不敬也。勿誤解爲是謀叛也。勿誤解爲是弑逆也。是固共和政治之起點也。是人類進步之急切關頭也。是世界之公理也。故革命者。非苦羅母耶爾之專有。非華盛頓之專有。非羅壯斯比爾之專有。非鐵火與鮮血之專有。四民平等者。社會一大革命也。王政復古。設立代議政體者。政治一大革命也。十八世紀科學殖產器械之發明。殖產一大革命也。革命有二。一爲平和之革命。一爲猛烈之革命。平和者。奏效緩。猛烈者。奏效速。人有言曰。革命者。一種之顛覆也。其公目的皆抱持新主義。組織新異制度。以布於一時。而其手段則不同。有用暴力。流鐵血。風馳電掣。以除腐布新者。有尺進寸取。維持現在之制度。以漸圖發達隆盛之結果者。由前之說。是謂猛烈手段。由後之說。是謂平和手段。談革命者。於是二種手段。孰去孰取乎。此誠第二重大之問題也。

由斯以談。革命之公目的。在組織新制度。以更代舊制度。夫人而知之矣。我國今日之精狀。非瀕一大革命之機乎。吾人革命之手段。其將主張平和乎。抑猛烈乎。

請言政治之現象。今之登政治之舞臺。爲衆所注目者。非內閣乎。衆議院乎。貴族院乎。各政黨乎。吾人試起而觀彼等之施治。其腐敗不已達於極點乎。彼等直奉私利私福於藩閥耳。彼等直奴僕於藩閥耳。彼等所組織之制度。問有自由之制度乎。無有也。問有代議輿論之制度乎。無有也。寡人專制。文明民族所深惡而痛絕者也。我國政治之現象。非陷此慘境乎。不取新主義以代之。欲求進步。胡可得也。吾得爲我國國民告曰。政治上之革命。爲我國國民第一事業。

請言殖產經濟之現象。今日者。歐洲殖產革命之餘波。滔滔侵入我國。生產之費。非不廉也。生產之額。非不加也。然其功效惟顯於一部。社會全體。不能遍沾餘澤。以致貧富者益懸隔。恐慌者益益繁曠。分配者益益不正。故我國商業之現象。宛如一大賭場。實業者漸無容身之地。我國國民欲求殖產經濟之進步。其在組織殖產新主義。以布福利於社會全體乎。吾得次爲我國國民告曰。殖產經濟上之革命。爲我國國民第二事業。請言社會風俗及教育之現象。自伊藤博文定爲階級之制度。於是國民平等主義。全然破壞。貴族者徒手遊食。煖飽逸居。如養豕羊。無所用之。用是社會風俗。日即頹廢。教

育家以虛偽形式之忠君愛國四字。爲教育之主眼。阻礙國民理想之發達。吾人試趨而窺我國民之思想界。其能翹然高尚純潔。不墮於固陋頑冥者。有幾人乎。其退步殆與數百年前之思想。相去不能以寸也。吾得更爲我國民告曰。社會風俗及教育上之革命。爲我國民第三事業。

然則革命者。非我國民之重大問題乎。善哉。獨逸社會主義者之言曰。革命者。進步之產婆也。進步於革命。有相倚相待之勢。革命之所在。卽進步之所生。我國民熟察我國之現象。直無不有知爲瀕一大革命之機者。雖然。若用革命之手段。其主張平和乎。抑猛烈乎。孰去孰取。孰得孰失。我國民必有知之者矣。

社會主義之實質

明珠暗投。人皆按劍。何哉。不知其爲至寶也。今我國民之對社會主義。亦猶如此乎。彼等未遑究其真相實質之如何。第挾其井蛙之見。發爲夏蟲之語。貿貿然號於衆曰。社會主義者。破壞主義也。社會黨者。亂民也。皇然惴然。囂然謹然。怖之如瘟疫。惡之如蠶蟻。阻撓之惟恐不力。解散之惟恐不速。嗚呼。是豈真破壞主義乎。是豈真亂民乎。

伊古以來。苟欲求社會之進步。成就革命之事業者。其發端也。率以破壞之手段行之。然固不得以是爲伊人咎也。人有恒言。將欲成之。必先敗之。將欲完之。必先毀之。凡天下以新代舊之事。其公理大都如是矣。有甲於此。語乙曰。汝之家屋朽廢。宜改築之。彼之衣冠塵垢。宜洗滌之。如甲云云者。是亦破壞主義乎。是亦亂民乎。彼以破壞主義目社會主義。以亂民目社會黨者。觀於此亦可以釋然矣。

而固陋冥頑不識事務之徒。怯懦庸苟安一時之輩。其惡聞革命之語也。不啻如揭其隱惡。發其陰私。遇提倡新主義者。卽斥爲破壞主義。目爲亂民。百出其術以迫害之。無古今。無東西。其揆一也。故尊王討幕之論起。幕末之有司。斥之曰破壞主義。目唱論者曰亂民。加以迫害。安政之疑獄。其悲境慘况。與秦皇之坑儒。無以異也。自由民權之說起。藩閥之有司。斥之曰破壞主義。目唱議者曰亂民。加之迫害。保安條例之發布。其橫暴苛毒。與拿破崙三世以還。無以異也。今試問我國民之能脫封建階級之桎梏。入四民平等之境界。卸專制抑壓之制。浴立憲代議之治。國威國光。降然燦然於東海之表者。非當時所謂破壞主義。當時所謂亂民者爲之乎。

不甯惟是。世界上一新主義之發達。一新運動之膨脹也。其起點率由於破壞主義與亂民之妄動。此妄動之結果。則又爲革命關頭與社會進步之一大影響。何也。蓋當時一般人民所受之壓力愈重。則所伸之抵力亦愈大。漲而橫溢。其引通之勢。宛如大水初決。不可遏抑。豪傑之士。崛起其間。遂暗乘其勢而左右之。指揮之。推翻舊政。組織新制。當其始也。不過破壞主義與亂民之妄動耳。孰知社會上之進步。竟大有賴於彼等乎。基督敎之改革。實如是也。日蓮宗之勃興。實如是也。歐洲大陸自由制度之創。實如是也。非穀稅之連動。實如是也。選舉區之改正。賣奴之禁止。實如是也。又其甚者。攻擊迫害。愈酷愈慘。則其反動之禍。亦愈烈。破壞決裂。不可收拾。其餘勢所及。更生不測之慘害。如路易之爲賊。美德爾尼義之爲逐。蓄愈久者發愈烈。發愈烈禍愈慘。興言及此。可不爲寒心哉。

嗚呼。吾今者。且勿論社會主義之功用性質。與今日社會之狀態。有急要適切之關係也。請言歐美之文明民族。當彼等處專制酷虐政體之下也。痛苦呻吟。鋌而走險。其感情之引道。如置郵傳命。其勢力之增大。如春草經雨。冒白刃。流紅血。以爭自由。圖獨立。

今則占領如何之幸福。享受如何之快樂矣。而我國民中固陋冥頑之徒。漫不加察。斥社會主義曰破壞主義。目社會黨曰亂民。怯懦凡庸者。又從而附和雷同。日夜企圖所以鎮壓之。剪滅之。惟恐不勝。吾不知其何惡於社會主義。何仇於社會黨。而攻擊憎惡。忌憚阻撓之。至於此極也。噫。是殆未知社會主義之功用實質。於今日社會之狀態。有急要適切之關係乎。是殆固陋冥頑。怯懦凡庸之故乎。不然。胡若是之背謬也。吾亦知社會主義之發達。爲二十世紀人類進步必然之勢。決非彼等所能防遏。然如彼等云者。甯非我國民之一大醜辱乎。吾甚願我國民研究社會主義之實質。勿流於彼等之背謬。而爲文明民族所夷視。所嗤笑也。

社會主義之理想

有一物焉。不翼而飛。不脛而走。其對於世界上也。有無限之勢力。無限之關係者。非金錢乎。人類於金錢。皆有莫大之希望。莫大之營求。由是而金錢之勢力。其膨脹之度。幾至無可比例。用以沈淪世道可也。用以頹壞風俗可也。用以腐敗人心可也。用以滅亡社會亦可也。今者憂時之士。奮袂攘腕。掉三寸舌。握三寸管。有主張廢止娼妓者。有提

倡改良風俗者。有企圖興起道德者。口焦腕脫。無濟也。嗚呼。諸君諸君。其亦思何人甘心爲娼妓者乎。何人不欲風俗之改良。道德之興起者乎。而卒不能然者。金錢之勢力。有以阻滯之也。諸君不企圖絕滅金錢之勢力。徒終日兀兀。爛其舌。禿其筆。吾恐社會已漸滅。而諸君之目的。尙未達也。請爲諸君計畫維持世道人心之策。曰。廢止金錢。人必得金錢而始生。事必得金錢而始舉。此金錢對於社會上之勢力也。試觀今日社會之人類。何人能於金錢而外。信正義。信真理乎。何人於金錢而外。別有勢力。有名譽。有權利。有義務乎。故於今日社會上有無限之勢力者。金錢也。有無限之耗弊者。亦金錢也。

吾人試設想金錢苟一朝廢止。其無限之勢力。全然絕滅。無所謂自私自利。無所謂賄賂買節。無所謂剝削鑽營。無所謂盜賊罪過。由是而娼妓自廢止也。風俗自改良也。道德自興起也。當此時也。社會之人類。其理想率高尙。其心性率平和。其享受率幸福。種種社會。皆進於極樂世界。無有貧富苦樂之懸隔。何幸如之。雖然。今日者。金錢之勢力。如火初然。如潮初泛。熒熒汎汎。日勝一日。其距絕滅之時代。尙不知幾十百年也。俟河

之清。人壽幾何矣。

金錢對於社會上之勢力。其龐大也既如此。吾乃提倡廢止金錢之論。世之人。其不以我爲狂誕乎。雖然。若以我爲狂誕也。彼歐洲最新之社會主義。亦皆狂誕乎。

吾亦非有大仇怨於金錢。而必欲廢止之。絕滅之也。吾以爲金錢者。特交換之媒介。價格之標準。其功用不過如度量衡。如鐵道切符。如醫師方箋。爲世界人類藉以運輸交通之一公物耳。自有挾以自豪。私之子孫者出。而公物遂化爲私物。世界人類之心光眼光。全注射之。或以譎智取。或以強力奪。或以刦殺得。或以性命視。人心因而腐敗。風俗因而頹壞。自由因而破裂。平等因而攪亂。甚則社會因而淪亡。種種耗弊。不勝言舉。吾之提倡廢止金錢論也。非直欲金錢絕跡於渾圓球上也。絕滅其勢力而已。

絕滅其勢力將奈何。曰。在禁視金錢爲私有之資本。今日之金錢。其對於社會上有無限之勢力者。以人人視爲生產資本。得以支用自由也。職是之故。而人類對於金錢之慾望愈深。其攫取之手段。亦愈猛烈。有金錢者。無論賢與否。於名譽、權勢、富貴三者。皆得占優等之地位。是烏可謂公平乎。是烏可謂正義乎。苟以公物視之。則如土地也。